

The Division of Stag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Narratology Based on the Three Dimensions

Fang Shuyi

School of Chinese literature, 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 Shuangliu, Chengdu, Sichuan, China
fsy904767647@163.com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narratology is accompanied by a continuous deepening or supplementation of the level of research, presenting distinct phases. Through comparative argumentation, the possibility and significance of introducing narrative text analysis into the theory of "three dimensions" of Chinese grammar research is explored, and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syntactics,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are proposed to examine narrative text in three dimensions, and the construction and primary principle of "three dimensions" theory of narrative text analysis are re-emphasized. Finally, a new delineation of the stag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narratology will be proposed based on the re-establishment of the research dimensions.

Keywords: Narratology, stages of development, division, three dimensions, grammatical studies, semiotics

三个平面视域下再谈叙事学发展阶段的划分

方树益

西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双流, 成都, 四川, 中国
fsy904767647@163.com

摘要

叙事学的发展伴随着研究层面的不断深入或补充, 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通过比较论证, 探究汉语语法研究“三个平面”理论引入叙事文本分析的可能性及意义, 提出从“句法、语义、语用”三个平面立体地考察叙事文本, 重新强调叙事文本分析“三个平面”理论的构建以及首要原则。最后, 根据研究层面的重新确立, 对叙事学发展阶段作出新的划分。

关键词: 叙事学, 发展阶段, 划分, 三个平面, 语法研究, 符号学

1. 绪论

叙事学作为一门学科, 最早诞生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法国, 是在结构主义语言学直接影响下应运而生的一门理论性学科。此前已有学者注意到, 叙事学的发展伴随着研究层面的不断深入或补充, 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目前学界对于叙事学发展阶段的划分主要有“二分法”和“三分法”。其中, 以赫尔曼(1997)提出的“二分法”模式最具影响力。赫尔曼在其《认知草案、序列与故事: 后经典叙事学的要素》^[1]一文中首先提出“后经典叙事学”的概念与界定, 由此叙事学界普遍认同将叙事学发展分为“经典叙事学”和“后经典叙事学”两个阶段。与此同时, 也有反对者认为, 经典叙事学与后经典叙事学之间并不存在本质上的差异, “都是这个学科整体自身所进行的一些转换和调整的结果”^[2], 认为这种划分“缺乏学理依据”。看起来, 如若仅仅将

眼光停留在叙事学研究的内部, 那么这场争论就将永无尽头。

陆俭明(2003)^[3]在谈语法研究问题时就提到, “对于‘两难’结构的分析, 一种解决办法是从与之相关的句法结构中寻求答案”, 即从平行或类似的结构中重新比较审视研究的对象。我们认为, 这一方法同样适用于解决叙事学发展阶段的划分问题。吴晓峰(1999)^[4]最早提出过将“语法研究的三个平面”引入文学理论, 以期克服当代叙事学发展体系上的不足, 这显然即是抓住了二者结构特征高度的互通性。然而, 吴文并未对二者的互通性作出较为明确的探讨, 也未能有效诠释叙事文本分析“三个平面”理论构建的价值。在此, 我们分别通过学科间关系以及研究内容的比较论证, 重新探究将汉语语法研究上“三个平面”理论引入叙事学的可能性及意义, 并藉此提出一种新的叙事学发展阶段划分依据, 为叙事学发展阶段划分这一富有争议性的问题提供一条合理的解决路径。对于前人已经有过充分论述的内容, 我们会尽可能地缩减篇幅。

2. “三个平面”理论由来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上的“三个平面”，从来源上讲，是受到西方符号学相关概念的启发。在莫里斯的符号学三分法提出以前，符号学的研究领域主要有三门分支学科值得关注：“形式主义者主张语言就是公理系统，经验主义者强调语言符号与所指客体关系的必然性，实用主义者把语言作为一种社会性的交际活动”^[5]。为了综合三类不同的观点，莫里斯提出从句法、语义、语用三个角度立体地对符号作出考察，从而巧妙化解了这一分歧。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三个平面”理论，不仅全面继承了符号学上提出的“三个平面”、三个角度，并且充分结合汉语语法研究的实际，有所突破，有所革新。有关该理论的形成背景，胡裕树（1994）^[6]已经给出了较为详尽的说明，现将其简单梳理如下：

- 1、传统语法理论指导下重意义而轻形式。
- 2、结构主义语法影响下重形式而轻意义。
- 3、开始辩证地提出形式与意义相结合的原则，但仍着眼于静态研究。

4、意识到动态研究的薄弱，提倡在静态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动态研究。

在现代汉语“三个平面”理论被提出构建以后，学者们已就其性质及如何运用作出了较为充分的探讨。本文所将倡导的叙事文本研究中的“三个平面”理论，主要即是借鉴上述发源于符号学理论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三个平面”。

3. “三个平面”引入叙事学的可能性

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符号学上的三分模式的提出，抑或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三个平面”理论的确立，其目的都是在于理清过往争议不休的各家观点，找出研究角度间的区别和联系。除此之外，语言学与符号学之间高度的互通性，也为相关方法的借鉴乃至套用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在此，我们要论证叙事学中引入“三个平面”理论的可能性，同样可从横向学科间的互通关系及其自身研究的立体性加以展开。

众所周知，叙事学作为一门学科，在其产生初期，除了注重吸收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还广泛参照了整个当代语言科学的各项研究成果，或假其术语，或采用其观念方法。^[7]可以说，叙事学的出现和完善很大程度上正是有赖于语言学新理论的引入和指导。在语言学理论和叙事文本分析之中找到平行互通的可能性，经过适当的调整，往往便能够解决叙事学上看似两难、悬而未决的诸多问题，这是就其横向学科间关系而言的。

同时，叙事学对于文本的研究，并非简单地从一个角度出发，而是立体的、多方面的。正如结构语义学派所关注到的那样，叙事文本有表层与深层的区分，即表现为句法和语义两个平面，一表一里。与此同时，二者共同组成的只是静态的结构体，这也诚然导致了早期叙事学对于创作过程的极端忽视。比较艾布拉姆斯（1953）

所提出的文学艺术四要素——“艺术家（artist）”“作品（work）”“世界（universe）”“欣赏者（audience）”^[8]，我们就会发现，句法和语义层面，所能够涉及到的只有“作品”和“世界”两个要素，要想尽可能全面地分析一部作品，“艺术家”和“欣赏者”这两大因素显然不容轻忽，后二者即属于语用层面的内容，是动态研究的范畴，而涉及这一维度的研究，后来即为后经典叙事学所重视。

以上，句法、语义、语用三个层面，正如其在符号学中表现出类似于立体的长、宽、高那样的特点，共同组成了具备强烈立体特征的叙事文本研究。我们将其与符号学以及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上“三个平面”的研究内容作一个简单对照，以便更为直观地看出三者之间的互通与联系。其中，符号学和汉语语法研究在“三个平面”上的研究内容，分别参考了张斌（1991）^[9]以及胡裕树（1996）^[10]的相关总结归纳。

表1 比较符号学、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以及叙事学在“三个平面”上的研究内容

	符号学	汉语语法研究	叙事学
句法	研究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	研究词与词之间的关系	研究叙事文本内部要素间的关系
语义	研究符号与思维反映之间的关系	研究词与客观事物之间的关系	研究叙事文本与客观世界的关系
语用	研究符号与解释者之间的关系	研究词与使用者之间的关系	研究叙事文本与作者、读者等的关系

需要提出的是，对于叙事学来说，继续沿用“句法”“语义”“语用”的说法，似乎显得有些不够准确，但为了避免术语的过多新添，同时更为直观地凸显其内在继承关系，我们认为将“句法”“语义”“语用”这一套命名继续沿用于叙事学研究的“三个平面”，大体是合适的。

毫无疑问，最理想的情况应该被表述为，在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三个平面”理论的基础上“做一些概念替换后”^[4]，我们就能直接将相关理论体系完全地照搬建构出来。然而，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同叙事学，乃至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同符号学相比较起来，毕竟分属于不同的学科领域，三者互有交叉，也有不同，要想完全地类推复制，实不可取。在发展叙事文本分析“三个平面”理论的探索阶段，我们仍当谨慎验证，逐条分析，以此确定下哪些成果能够被借鉴引入，哪些成果则需要修正、补充乃至摒弃。

4. 意义及目的

由于叙事文本分析的“三个平面”理论尚未发展完善,要想继续研究叙事学中“三个平面”构建的价值及意义,我们不妨同样比照语法研究上“三个平面”理论提出的影响力。

胡裕树(1994)^[10]认为,传统语法虽然对于语义以及语用平面的内容有所涉及,但其分析是零散且混乱的,更未真正做到从理论上“有意识地区分三个平面”,是其不足。结构主义者只谈形式,虽然意识到了语义、语用平面的存在,却也避犹不及,因而无法对句子作出全面透彻地分析。“三个平面”理论的提出,对于汉语语法研究领域而言,其首要意义就在于从三个角度全方位考量一个句子的语法内涵,扫清了从前争议不休的观念分歧,拓宽了语法研究的视野和渠道。

那么,以此反观叙事学的研究,我们认为,叙事学上同样存在类似的分歧,正如叙事语义学的倡导者强调深层语义分析的重要性,而赫尔曼等人则斥责相关的研究对于语境仍显轻忽。为了处理好这些富有争议性的问题,我们有必要引入“三个平面”的理念,既要对句法、语义、语用三个平面的研究内容作出明确的区分,同时也要看到三个平面间的联系与制约。

除此之外,由于语法研究上提出“三个平面”的主要目的是更好地服务于句子分析,而今我们提出叙事文本分析“三个平面”理论的用意,也不例外。前者有一条广为人知的首要原则,即以句法为核心,向隐层挖掘语义,向外层探求语用。在汉语语法研究领域,学者们大多已经认识到,句法结构是句子产生的基础,是整个句子的形式和外在表现,语义和语用平面的一切内容都不能脱离句法而独立存在。因此,在对一个句子作出研究分析时,必须“要紧紧扣住句法,以句法为基础,向隐层挖掘语义,向外层探求语用”^[10]。

我们认为,该原则同样适用于“三个平面”指导下的叙事文本分析。在对任何一个叙事文本作出分析时,我们都应当意识到,深层的语义结构不得不依赖于表层所有文本要素的组合建构,作者对于一部作品的创作最终需要以表层文本的形式呈现给读者,读者的阅读同样需要通过表层的文本,才能够探求到所谓的内容。所以,在叙事文本分析的“三个平面”当中,同样需要抓住句法层面的研究,即将对于文本内部各要素关系的研究作为基础,向深层挖掘语义内容,向外层探究作品与作者、读者抑或其他语境构成要素之间的联系。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够做到形式与意义相结合,表层与深层相结合,静态与动态相结合。

同理,在“三个平面”视域下对叙事文本进行语义和语用的分析,也有别于广义的语义和语用,必须是与句法有着密切关系的,其实质上是“狭义”的语义以及所谓的“小语用”^[10],仍然保留结构主义的一些特点,从而确保分析手段的科学严谨,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仍然将其视作叙事文本分析中的一部分,而有别于传统的人文批评抑或其他。

5. 再谈叙事学发展阶段划分

“三个平面”理论在叙事学研究中的应用还将不止拘限于共时层面。如何在“三个平面”理论指导下重新审视叙事学发展阶段的划分,将其部分或完全地引入到“叙事学史”的研究当中,也是值得深思的。我们很少对符号学以及汉语语法研究的历时发展作出类似“三个平面”的归纳,这是因为二者在句法、语义、语用三个平面作出的研究,往往是并行而杂的,不存在明显的先后顺序。而叙事学在其提出伊始,就是效法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产物,片面强调形式层面,轻忽语义以及语用平面的研究,后两者只有在研究得到足够的深入和完善以后,才逐渐发展起来,因而能够表现出线性补充的发展阶段。

所以,基于“三个平面”理论,我们能够推导出叙事学发展的三个阶段——“句法”“语义”“语用”。回顾叙事学自身的发展历程,从最初托罗多夫式的表层结构分析,到后来以普罗普、列维-斯特劳斯等为代表的深层结构分析理论、叙事语义学的构建,再到所谓“后经典叙事学”阶段,女性主义叙事学、叙事伦理研究等一度盛行,我们不难看出,叙事学的研究范畴已经从一开始的文本内部要素间关系,扩展到叙事文本与客观世界的关系,再到如今的叙事文本与作者、读者等外部环境之间的联系,呈显出步步深入、不断丰富补充的发展历程,可以被大致对应地总结为形式、深层语义以及广义的语境三个阶段。

不过,在此“句法”“语义”“语用”三个阶段的命名,同样似乎显得不够精确。应当认为,这里的“句法”“语义”“语用”,并非指称某一阶段专门着眼特定平面的研究,而是代表该阶段学者有意识地将相关平面的内容引入,补充完善既有叙事学理论之不足。在第二阶段,叙事学研究者绝无可能放弃对于形式的研究,至于第三阶段,形式和语义的研究也仍被认为是叙事学研究的基础。叙事学作为一门学科,在共时层面上基本表现出纵横的多维度特征,而在历时层面上,则大体表现为累加式发展、螺旋式上升,这在“三个平面”理论的引入过程中,需要尤加关注到的。

6. 回顾“二分法”

最后,基于以上认知,我们也应当能够对赫尔曼何时可以提出“二分法”作出合理的诠释。

所谓的“经典叙事学”阶段,实已包含了语义平面的研究在内,而语用平面的研究,主要则是在“后经典叙事学”阶段发展建立的。我们知道,无论是在汉语语法研究抑或叙事文本分析上,句法和语义两大平面的关系是较为紧密的,作为表层与深层的对立,共同组成了一个大的结构。这一结构反映在语法研究上,就是句子的静态层面,反映在叙事文本分析当中,则表现为静态的叙事文本。与之对立的,则是动态的语用层面。静态与动态的对立,在叙事文本分析中可能表现得尤为明显,因为句法和语义可以被理解作文本的事实,以致人

们极容易将作品本身与其他外部的因素割裂开来。

至今仍有学者认为“前期的经典叙事学，主要研究叙事作品中的叙事规律，也就是语法问题，而后期的后经典叙事学则主要研究叙事作品中的语境问题”^[11]。事实上，正如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中的三个平面，其目的最终都是为了服务于句子语法的分析，叙事学上的三个平面，所要探讨的也是关于叙事文本的分析，无有例外。赫尔曼二分模式的提出，实际上只是对叙事学发展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作出区分的一次尝试，叙事学即便发展到了后经典阶段，也仍将隶属于“叙事语法”这一大的框架，并非如一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跳脱出了“语法问题”的范畴。

“二分法”固然不可取，至于“三个平面”的划分方式，是否更加合于叙事学史发展规律，能够对叙事学的发展作出更为有力的梳理说明，就有待将来研究进一步商榷证明了。

7. 结论

以上，我们就叙事文本分析“三个平面”构建的可能性、意义以及首要原则作出了较为详细的探讨。与此同时，这既是一次理论上的建构，也是对叙事学理论发展史的再划分。基于有关“三个平面”的认识，我们重新审视赫尔曼对于叙事学发展阶段的二分模式，认为这种二分模式显然不能很好地用以总结叙事学发展事实，并从根本上剖析了相关模式提出的背景及缘由。在此，我们提出“句法”、“语义”、“语用”三个阶段的划分模式，以供诸家参阅。

REFERENCES

- [1] Herman, D. (1997). *Scripts, Sequences, and Stories: Elements of a Postclassical Narratology*. PMLA, 112: 1046-1059.
- [2] Qiao, G. (2014). Can Narratology be Divided into "Classics" and "Post Classics"? *Jiangxi Social Sciences*, 35: 212.
- [3] Lu, J. (2003). *Fifteen Lectures on Chinese Language and Chinese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Beijing.
- [4] Wu, X. (1999). From Language Theory to Literary Theory?—Reflections on the Theory of "Three Dimensions". *Journal of Lingling Teachers College*, 20: 48-49.
- [5] Hu, Z. (1980). Pragmatics. *Foreign Linguistics*, 20:2.
- [6] Hu, Y, Fan, X. (1985). Discussion on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Grammatical Research. *Journal of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6: 7-15.
- [7] Hu, Y. (2004). *Narratology*. Huazho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House, Wuhan.

[8] Abrams, M.H. (2004). *The Mirror and the Lamp: Romantic Theory and the Critical Tradition*. OUP USA, Oxford.

[9] Wenlian. (2004). Problems Related to Language Symbols—and Discussion on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Grammatical Research.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40: 85.

[10] Hu, Y. (1985). Review and Prospect of Chinese Grammar Research. *Journal of Sanming University*, 9.

[11] Yang G, Wang B. (2019). The Loc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Narratology in China—An Interview on Wang Bin's Narratological Research of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and *From Text to Narration*. *Changjiang Literature and Art Review*, 4: 99.